

贾平凹推首部“自然”主题散文集《万物有灵》： 身处人海之中，心想山林之美

著名作家贾平凹最新散文力作《万物有灵》于近日出版。这本书收录了贾平凹自1981年至2019年间的随笔66篇，共二十万字。全书既有对万物生灵的敬畏之情，也有对世间苍生的悲悯之心，从对自然的关照中完成了对生命价值的关照——关怀其他生命即是关怀人类自己。

通过对自然的关照 还原生命的纯粹和本真

熟悉贾平凹的人或许都知晓，他是中国当代文坛为数不多的高产作家，也是一位极具叛逆性，但又不失淳朴本色的作家。他的散文集《自在独行》上市三年来，已售出百万册。在去年的“文章的复兴：贾平凹散文创作现象学术研讨会”上，贾平凹称，《自在独行》的畅销是一个鼓励，如同母亲对孩子的鼓励一样，自己要好好珍惜这种环境，珍惜时间、敬畏上天，努力创作。

这一次，他也特别重视《万物有灵》这个“孩子”，特意为这本书撰写书名，前后编辑整理了一年之久，并且两次对新书篇目进行遴选，还特意增加了3篇并未收录进书的新篇目。

据该书出版方介绍，在贾平凹几十年的创作生涯里，对自然的深情抒写一直是其写作的基本母题。他的作品无不带有一种柔顺中的韧性，和陕西这块土地一样厚重，通过对自然的关照去还原生命的纯粹和本真。

这大自然的一切，从一粒石子到高山流水，

从一丝暖风到天上白云，从一只蚂蚁到一片叶子，春天新生的泥土，冬天向阳的小花，朝晨簇新的阳光，冒着热气的新茶，无不展示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美。与自然亲近，发现这世间的美好。这是一份对万事万物由衷的热情与好奇，对生命有所追求，并在追求中展现出浓烈的个人风格。更难得的是，横跨四十年，始终尊重生命的灵气，保持质朴与纯粹。

虽然时代在变 生命的东西没有变

提及贾平凹的作品，大多数读者想起的是他的小说，而非散文。对此，贾平凹表示，其实自己不愿意把小说和散文分得太清楚。好的作品，起码要经过50年还有人在阅读，才算及格，才能称得上是作家。如果以这个观点对照，自己也是极其一般的。

据记者了解，对于上一本散文集《自在独行》的畅销，贾平凹表示，《自在独行》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，现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写散文，但他心里仍然喜欢散文，因为写散文更自在。谈及畅销原因时，他猜测道，“有可能这些内容更适合青年读者，虽然时代在变，但是总有不变的，生命的东西没有变，爱没有变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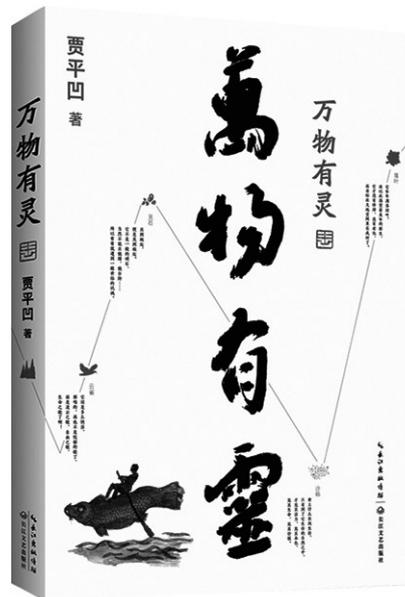
评论家李敬泽认为，贾平凹的文章有很强的理论自觉，他的散文观就是文章观，对贾平凹散文的深入探讨，就是重新认识、思考中国的文

章之道。批评家白桦说，贾平凹散文是大家关注较少的领域，实际上他的散文影响非常大，有些被选为中学语文教材，有些进入了教材辅导材料。“从某种意义上讲，经典作品既是作家写出来的，也是读者读出来的。”评论家孙郁则认为，贾平凹的散文写作，把古人的韵致和“五四”以来的文学传统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他的文体内，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文风。

对于自己的散文创作，贾平凹用“会推磨子的就会推碾子”来形容。“最早我是写诗歌和散文的”，后来当有人说他散文还不错，小说不行时，“我生气了，偏写小说，你说我啥不行我就要写啥”。现在是“长篇写写，再写点散文，能长就长，能短就短”。在贾平凹看来，散文不是小说的附庸，要突破小说的写法，一定要接触社会，关注社会，写出关乎痛痒的东西。

“自在独行”的结尾 是“万物有灵”的开篇

《自在独行》的最后一章谈到了禅意，贾平凹对景和物已不是简单的热爱，而是身在其中，情感交融！他的这种大境界和大情怀会感染每一位读了这本书的人，寻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，用他的话讲：“人既然如蚂蚁一样来到世上，忽生忽死，忽聚忽散，短短数十年里，该自在就自在吧，该潇洒就潇洒吧，各自完满自己的一段生命，这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了”。



这是自在独行的结尾，也是万物有灵的开篇。如果说三年前贾平凹的《自在独行》是享受孤独，那么，《万物有灵》就是对抗浮躁。

贾平凹的自我评价是：“我是个农民，善良本分，又自私好强，能出大力，有了苦不对人说。”他对土地、农村、城市，人情传达出的独特又似曾相识的感觉和氛围，就像黄土高原一样，厚实稳重，又散发光彩。

《万物有灵》是贾平凹带给我们的生命思索必修课。万物有灵且美，静观万物皆自得，看到本性并唤起万事万物也包括自己的灵性，这也是他创作永恒的主题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

《月落荒寺》：探寻命运和日常的关联

那些疑惑、恐惧、犹疑和追问，最后都共同指向一个形而上的‘大哉问’：‘何为真正的生活？’

事实上，这两位的评价不仅指向作家的文学创作，同样也关乎当代知识分子的境遇和使命。在这个媒介变革的时代，对人的定义已悄然改变，随之而来的是生活节奏与感情的大幅波动。在观察、思考、回应这件事上，知识分子理应走在最前沿。近年韩少功的《修改过程》、张承志的《三十三年行半步》、王安忆的《考工记》试图重新书写中国历史。但如李洱、格非，却直接将视野放在当下的现实生活，从自身出发书写知识分子的处境。去年，李洱讲述中国当代知识阶层经历的人事巨变与精神震荡的长篇小说《应物兄》，刚刚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这样的写作无疑需要动用更多切身的生命体验。相比之前的一代，这批作家接受过完整系统的高等教育，对学院派生活有着更切身的感受，对中国当下纷繁复杂现实也更有高屋建瓴的现实关照。

小说缘起于一场中秋音乐会

在当代作家中，格非的写作一直试图跨越中国南北，被看作是最具智识的中国作家之一，作品常如协奏曲般壮阔深远。出生于江苏丹徒，求学沪上，常年定居北京的经历，使之对现实的感知更加意味难言。

记者从《月落荒寺》出版方获悉，言及新书的缘起，格非说源于三年前在圆明园正觉寺花家怡园举办的一场中秋音乐会，由其好友音乐评论家刘雪峰组织，从晚上七点持续到第二天凌晨。在这八个多小时里，格非和朋友们欣赏了包括西方古典乐、中国戏曲在内的各种音乐，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他确定了《月落荒寺》的框架。

有心人可能会发现，从《江南三部曲》到《望春风》《隐身衣》，再到《月落荒寺》，格非一直保持着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思考，主题也有连续。早在《月落荒寺》之前，格非的《春尽江南》就触及到了知识分子的现实遭遇。在这部静水流深的小小说中，主人公谭端午的朋友圈展现了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变动，与妻子庞家玉的婚变又暗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……这一次，主人公从江南诗人变成京城高校的博导，开篇妻子已出走，作者并未在离婚上费多少笔墨，但却着意刻画离婚后二人的心境变化。透过林宜生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”的朋友圈，荒诞之感

跃然纸上。这些“想一出是一出”的所谓成功者，背后是自身价值的失落。当林宜生以为能通过和楚云结合重获内心的宁静时，更大的危险在悄然逼近。

《月落荒寺》和格非以往的作品不同的是，书中父辈开始老去，年轻一代渐成，开始将对更好的世界的期待，寄托在下一代的成长上。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新一代的殷切寄望，豆瓣评分高达9分，年轻的读者们更敏锐地发现了《月落荒寺》和《隐身衣》之间的延续性。格非认为，当下需要重新理解年轻人，不同的生活观念会塑造不同的生活方式。正是这种沟通的欲望，让小说细腻地刻画了林宜生和伯远从隔阂到互相理解的过程。

格非坦言，今天小说写作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，首先是科学使得我们的生活充分暴露，所有的事情都可量化、可分析。另外，新闻和小说一直在较量，但现实生活本身不像新闻报道那般条分缕析、起承转合，而是更神秘和更丰富，应当重新激活大家对小说的热情。诗人、学者敬文东在读了此书后也表示，处理日常生活的神秘性是文学在当下中国被授予的新任务，现在或许只有小说能够抵达。

父亲的月光曲，儿子的绣球花

早些年格非的《褐色鸟群》等影响了许多人的文学观，彼时的先锋小说也试图描绘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神秘性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在媒介更迭的互联网时代，格非的创作其实一直在回应最初的问题，小说是否只是语言的事实？

不论是书中对古典音乐的见解，抑或是关于绣球花的风波，其实都涉及到语言和命运的关联。书名来自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名曲。楚云和杨庆棠讨论德彪西《意象集2》中表现月光的曲子是该译为“月落古寺”“月落古刹”“月落禅寺”还是“月落荒寺”“月照荒寺”……具有东方禅意的名作曲目背后，是烟霞散尽的人生迷思。之后没多久，她和伯远讨论绣球花也可以叫作“无尽夏”。这两处，是女主人公楚云为数不多直接发言的时刻，格非塑造了这样一位身世离奇，颇具才情的人物，以探寻命运和日常生活的关系。

月光曲和绣球花对林宜生父子二人来说同样具有特殊意义，父亲林宜生由此意识到楚云的内心世界远比他想象的更幽微。曲终人散，覆水难收。但对于儿子伯远来说，绣球花却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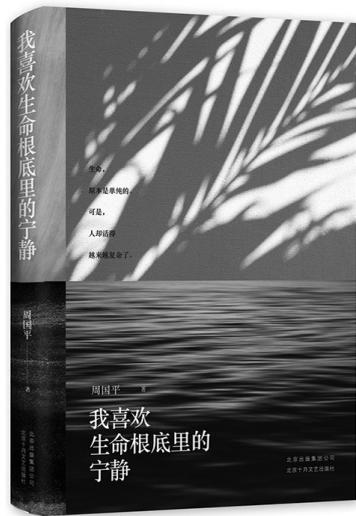
爱情和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开始。通过父子二人交织的感情线，格非完成了一次命运叙事，儿子的成长让读者感受到生命力的蓬勃，而父亲的遭遇却暗示了宿命的力量。这一双重命运叙事，既完整地接续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传统，更以对现实的冷静洞察和高超的叙事技巧，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展现了不可复制与替代的魅力。

辽沈晚报、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爽

延伸阅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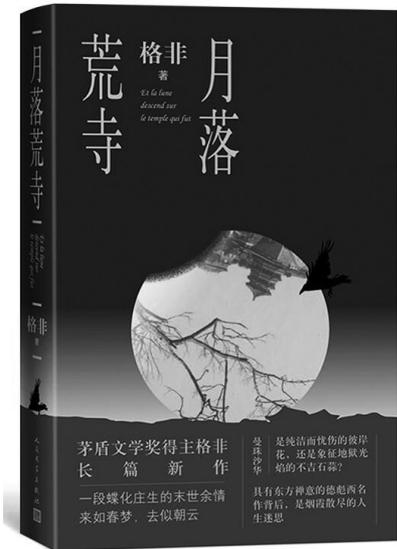
《我喜欢生命根底里的宁静》

周国平 著



本书是著名学者、作家周国平的散文精选集。本书分为九辑，除了对自我与价值、欲望与超越、爱与孤独、苦难与幸福等经典人生问题的探究，更在《伤痛三记》《生命考卷》中，用细腻、动人的笔触描写了史铁生、邓正来、于娟等友人超越世俗与肉身局限的生命意志，令人感慨动容。

周国平用既关切又超脱的眼光，在观人观己的过程中，以诚实的笔触，写下自己对人性、对生命的觉悟。告诉我们，人只有回归内在平静，才能活出生命的高品质和真境界。



近日，茅盾文学奖得主格非继《江南三部曲》《望春风》之后，睽违三年，携最新长篇力作《月落荒寺》回归。早年以先锋叙事闻名的格非，又一次以娴熟的文字，向读者讲述了一个看似一段情事，实则寓意更为深远的故事。

从自身出发写知识分子的处境

据新书出版方介绍，小说以一段充满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，以典雅的学院派笔触，细密勾勒出都市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于外的众生相。同时，不断以华美的古典诗词穿插其中，营造出迷离惆怅、亦中亦西的间离效果。

故事讲述了名利双收的知识分子林宜生婚变之后，偶遇了一位名叫楚云的年轻女子。情投意合的两人迅速进入了一段亲密关系，楚云设法融入林宜生多年维系的小圈子，让其精神上的苦闷开始逐渐缓解。但林的圈子、高中生伯远却在父母离异、母亲出走后陷入了对女同学的单相思。楚云为帮助伯远不惜暴露了自己的身世。就在林宜生为楚云的背景而纠结时，她突然消失，林宜生又一次陷入了焦灼的等待中……尘埃落定后，林宜生才发觉儿子的爱情或许是照进自己充满阴霾、暗流涌动的生活里最明朗的光。

今年九月初，《月落荒寺》头条刊于《收获》杂志上。复旦大学的王子瓜认为，这部小说“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主体意识的光辉”。青年作家林培源则注意到这部小说与格非之前的作品《隐身衣》之间的联系，发现“遍布故事细节中的